

←（上接9版）

了。也许被人领错了，会来调换的。如果实在没有了，就照章赔二十块钱。”我岂肯罢休，还是瞎找。我多少心血难道一笔勾销？天快黑了，仓库里又暗得很。“要不然，明天再来找寻吧！两箱不值钱的东西，不大可能遗失。”我担心极了，是我们情报泄露了，东西被人拿掉了，还是……我整夜未眠。第二天就再去找。找啊找，后来看到另一个角落里有张大油布遮着一堆东西，好似有人故意把它遮起来不叫人看见似的。快掀开一看，啊哟！就在这里了！“好，拿去！拿去！”昨天为了找不到，一夜难睡，想到不知道哪里去了，急得真是哭也哭不出。阿弥陀佛！终于找到了，我如释重负，把两只箱子拉到香港大学存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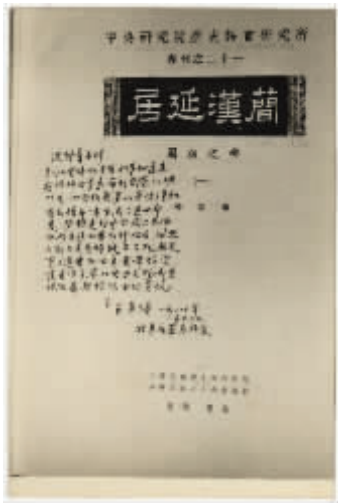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对“徐森玉还没（从上海）来”加了尾注：“这一段还需要想一想，似乎我到港，徐森玉又去了上海或未从上海回港，其间隔了相当时日，大约等到蒋校长来港把藏有收条的箱子交还给我以后。仓库里提木箱时，徐似乎并不在场。”父亲生前，《陈君葆日记》尚未出版。据陈日记，1938年1月31日徐森玉当在香港。这并不与沈述造成矛盾，正可互补。

善待史料和分清不同性质的局限

下面略议本篇所涉史料,兼谈如何对待史料的些许拙见。

查上摘记录稿前部,标注采访者插问为“陈问”。由此推知,记录稿源自1980年年初期的系列专题采访。据我所知,那是一个严肃的口述史项目,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洪进主持。陈洪进的初次采访是1983年上半年或更早,接着由历史专业研究生霍伟（也许还有别人）后继采访。再根据录音记成文字稿,请口述者核对。历时不短,记得1983年我曾受邀上京整理,但因故未成行。新近征得这份记录稿,有少量父亲校正的痕迹,末页记有父亲加尾注的日期为1984年9月18日。目前不清楚先后一共校订过几次,这份记录是否最后一稿。

对沈仲章生前的许多特殊经历,知者不多;但对沈仲章承重多劳、“不求人知”（叶恭绰语),道及者不少,此处不赘言。父亲明确告诉我,接



吴景桢赠沈仲章之《居延汉简·图版之部》;扉页题词。

注：“劳榦……即行故去”不确，1980年代中期父亲还与劳榦通信。

当年吴应没见过或碰过“破竹片”，那是后来知识，另议。

受采访是为了留史。父亲对弄清史实细节很当回事,上节摘录的尾注可显一斑。还有,父亲抵港首先找许地山,由许陪同码头取简。因此父亲请许夫人审阅记录稿,找知情者核实补充。父亲在尾注中已说,对有些事的具体日期及天数间隔等,仍需继续思考。但我认为,对汉简在什么箱子里,抵港认领过程等,他作为直接经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,值得重视。

陈洪进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,特别有条有理,稳扎稳打,不急于求成。我大学期间拜访一些著名学者,听他们说过陈的一些事。比如“文革”中陈被隔离审查,仍继续思考研究专题。会递条子出来,指明到某个架子某排某抽屉,取某套读书卡片,他报出自编索引提示,从不弄错。我学的不是陈洪进的专攻,但曾请他给我开系列小讲座,专讲怎么读书。他的思路清晰,令我佩服。

除了采访者是学者,口述者本人也具学术素养。父亲先在唐山大学读工程,唐山大学是西南交通大学前身,早年以难考和训练严格著称,茅以升母校。三年后转考北大理学院物理系,再转文学院,毕业后被刘半农招去主管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。(汉简就存放于邻屋,因此父亲熟悉环境,在日军初占北大时,可走边门转小巷以救汉简。)简言之,父亲有扎实的科学功底。

再者,父亲多次参与整理考古物品,比如主持清点斯文·赫定(Sven Hedin)待运标本,有良好的史学意识。父

亲二十出头便从事田野调查,中央音乐学院研究所等多个专业组织曾请他培训后学,积有五六十年的相通领域经验……从我与父亲几十年的交谈中得知,父亲脑子里有verifiable(可以验证)这根弦,估计源于他有实验科学、田野工作和考古实践等经历。(相关背景择要简述,所言皆有据。)

当然,在1980年代,国内在口述记史方面还无成熟的方法论,陈洪进主导的项目只是一个尝试,也不太清楚参与相助者持何观念。但我相信,采访与被采访两方对这个项目,都赋予一定学术企盼,注入心血劳动。估计这份记录稿尚未完善,但比之基于听闻加猜测所遗早年文字碎片,其史料价值毋庸我多言。

1986年发表的《历险记》所依之本,应是上述采访课题的半成品,但不确定是否为同一份记录稿。胡绣枫不是中国社科院系统的,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接手。我推测,她果断发表《历险记》前,没请沈仲章作最后校勘,很大可能是担心沈过于认真又不喜扬名而耽搁。《历险记》有些疏漏情有可原,比如胡绣枫无机系统亲闻全过程(不排除补充采访),各层编辑也可能删改稿件。

一方面我必须说明,《历险记》未经口述者校勘。另一方面我也得说明,初读《团结报》所载版本,印象大节不差。在没有更翔实的资料面世之前,《历险记》还是反映当年经历的史料,值得参照,当善待。而善待史料中有一点,便是分辨史料作者。《历险记》署名作者非沈仲章一人,据我对口述史的有限知识,用“沈氏自述”指代《历险记》,不妥当。

再从另一角度来看“善待”,以第二节摘柳文所依史料陈记为例。《陈君葆日记》史料价值之高,已得公认。善待便须认真解读合理使用,谨防误读误导,使珍贵史料贬值,著名前辈蒙羞。我不是说,非名人所述所记就不必善待,我主张一视同仁。

善待史料先得读通文字,除字面意义还有字里行间。为方便讨论,再简述陈记中特别相关本篇的三点,即什么消息、怎么传递和陈氏假定。读陈记可获:1.什么消息?“东西”去了长沙(陈没更改内容以适自己假定)。2.怎么传递?先是吴景桢函告袁守和(非对话,不能当场追问核证),再是袁隔地传话到香港(不明方式、对象、有否几传、是否可核证等)。3.陈氏假定?“东西”是汉简。陈君葆寥寥数

语,虽为信手随记,不是公开发文,但就纪实、条理和信息量等而言,都比柳文洋洋长篇要强得多。

善待史料还需有机解读。有机解读方面很多,以分析陈氏假定为例,得先弄清史料性质、史料作者在该事件内真正角色及知情程度等等。陈记的史料性质是日记,非正式报告。读陈记已知,作者角色是间接旁听。研究者若稍作努力,应想到陈长期居港,对汉简的体积、数量及易损程度等,极可能还无直观概念。研究者若进一步了解历史背景和事件实情,也当不难理解,在直接经手人和汉简还没都脱险时,其他人难以弄清所有真情。总之,研究者在初步筛选立论所依时,就该对史料多作思考。这样不仅可使自己的研究更有效,也可大大节省读者和其他研究者的精力。

陈记中有误,当时无损于事,无损于人。沈仲章到港后陈君葆当知谜底,但日记似乎没作补记更正。此也常情,无以为怪。陈君葆并不直接护简,是关心协助,并无责任事事必录必证。陈君已离世无法解释,没想那点偶尔小失误,却偏偏被柳文挑出,放大示众。可能我因与父辈祖辈学人接触较多有感情,觉得那是不尊重前辈。《陈君葆日记》出版十八年,我读后存疑近四年,说不定还有慎思更久之人。要都沉不住气,早有人“发现”汉简去长沙了。

读柳全文,长沙误判为犯错较轻、较易纠正、尚可原谅之处。柳文为别的论题引徐森玉信函,尤其是对1939年徐致友函,解读导读多维失真。若读者细究取简数量、日期和地点等,会有损徐前辈。柳读其他史料如蔡元培日记,也多有偏颇。可是柳读与摘文交织,若欲评柳读舛误而不伤前辈,得费笔墨容另议。而对前辈文字本身,我希望有机会与徐氏后代合作解释。

再换个角度,我们这两代人研究抗战时期的居延汉简,还算很幸运。那串系列事件发生于1937—1941年,还在所谓“three-generation reachback”(暂译“三代回溯”)范围之内。若找不到亲历者,当找亲闻者,最后是亲闻者的亲闻者。我对第三代有保留,恕不多议。

对那段历史,还找得到亲闻者。我从1966—1986年,多次亲闻,留有部分笔录。不少地方父亲对我说的,比对采访者说的,更具体更生动,夹

以解释相关内情。除我之外,还有其他亲闻者。

还可找参与采访者如霍伟,了解当年他(们)如何体会陈洪进的意图,以及该项目进展情况。这本身也是个有意思的题目,因从父亲言辞间得知,前辈学者对口述记史早有想法。但在三十多年前,国内史界正式提“口述历史”的还不多。

另外在1980年代初期,几位当时还年轻的美国学者,因听吴景桢和其他海外前辈讲述沈仲章,向先我出国之友打听这位有趣人物。其中至少有一位,听吴讲过汉简南运。那位学者替吴景桢去台湾购买劳榦用沈仲章所摄照片编的《居延汉简·图版之部》,带到美国。吴景桢在中美建交后就寻找我父亲,1980年将那部图册寄到上海我家。

我以为,在活的线索尚未切断之时,不寻找亲闻者或更直接的资料,却凭间接的支离碎片,急于下结论,实乃治史大忌。读柳文还感到,作者也许与前辈学者接触不够。可能因此而对历史环境人物性格有隔膜,对思考事件整体机理有困难,对公正系统梳理史料有障碍。我觉得,这是导致柳文多处错位的三大原因(而这三点正是有机治史之必须),虽然还见到其他因素。

日前闻一学人为之辩曰: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局限。我即回复:那是不会研究历史者的局限,不是历史研究的局限。

倘若史料有局限(比如当事人所遗信息不全不确,旁听者不明真情所记存疑等等),研究者一当积极寻求填补空缺(比如有否亲闻者等,当然对一应史料包括亲闻都需分析),二该合理运用已有史料(比如对早年文字资料也需分析),……局限种种处处,讨论又是大题。已及篇末,仅提示这一点。

简言之,不该拘于“局限”之史料而不调查思考,抓取零碎字面而立论;也不当忽视史料之“局限”而漫无边际创“发现”,责其他研究者“竟然都习焉不察”(柳文用语);更不可借口史料有“局限”而任意解读,随欲按需治史。

随而思忖,若一人一文独陷,不足虑。进而叹息,若把“不会研究历史者的局限”,归结于“历史研究的局限”,那么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,岂不陷入困境?故而借此机会,稍抒愚见:分清不同性质的局限,乃为学之必需,期望能与所见略同者交流互勉。